

韩作荣自选诗

HANZUORONGZIXUANSHI



月光响亮
根部。
乐音流浪。菊瓣在秋入。
树赤裸着。枝条在空间纠缠。
风。
吹灭的叶子。心脏在紧缩中
啼叫。
律动，线条朴素且华美。
鸟收拢翅膀。落下来，成为音
符。
动词紧迫。一些名词新鲜而

〔津〕新登字(90)002号

韩作荣 自选诗

韩作荣 著

百花文花出版社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04000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2051-7/I·1823 定价:12.00元

目 次

充盈与虚妄(自序)	(1)
-----------------	-------

消瘦的风景

听音乐演奏会	(7)
我是谁	(8)
我追随自己的影子	(10)
鰥夫	(12)
裸体	(14)
鹿园	(16)
竹之魂	(18)
画盘中的牛	(20)
荒林:途中所遇	(21)
把笨重的躯体放在睡眠里	(22)
焦墨中的山水	(23)
冬天在遥远的北方落下雪	(25)
消瘦的风景	(27)
鸟·咖啡·音乐	(28)
你呼出的气体开凿我	(30)
无茶色玻璃	(32)
裸体的白桦	(34)

水从远处流来又流过去	(35)
去一个想去的地方	(37)
瓢虫	(39)
静夜	(41)
水质的声音	(43)
竹林之忆	(44)
最后的水滴	(45)
关于现代生活的一般指南	(46)
穆库尔谷地	(54)
陕北民歌	(65)

空 谷

雪季	(73)
铃兰标本	(89)
声音·芦花	(90)
晚秋的白杨林	(91)
火狐	(92)
石花	(93)
玻璃花瓶	(94)
阅读秋叶	(95)
薄雪	(96)
槐树	(97)
空谷	(98)

第一只梨	(99)
木偶	(100)
涅槃	(101)
音乐	(102)
潮湿的夜晚	(103)
瞬间的野菊	(104)
音乐的流失	(105)
渴望雨季	(106)
最初的河流	(107)
平和的冬天	(108)
隔离	(109)
冬天的树	(110)
微雨	(111)
暖雪	(112)
尘埃	(113)
致读碑者	(114)
童年的雪	(115)
漂泊	(116)

凝 视

哦,爱情	(119)
生日	(120)
寂静	(121)
在一株花树下听诗人歌唱	(122)

节日	(123)
台球	(124)
潮动	(125)
童话	(128)
纸鱼	(129)
伏在灯影的斜坡之外	(130)
杀鱼	(131)
火 · 男人 · 石头	(132)
艺术家	(133)
潮汛	(134)
黑陶	(135)
秋天和鸟	(137)
自嘲	(138)
未禁的毒品	(140)
嘴唇	(141)
唔 停一下 时间	(142)
恋爱指南	(144)
走进媚俗的故事里	(146)
稀薄的泪水	(148)
我不能让我陷在牙齿里	(150)
胡须	(152)
蹲在心的旁边	(154)
不为什么	(156)
名字里的人	(157)
苇苇的画	(158)

深巷·····	(160)
无路的山塬·····	(162)
雨季·····	(163)
迪斯科欣赏·····	(165)
题友人寄赠的六张画片·····	(169)
凝视(选章)·····	(174)
袅动的花朵(选章)·····	(177)

回旋与变奏

重叠的水·····	(185)
无言三章·····	(207)
无题三章·····	(215)
无为三章·····	(223)
火域·····	(232)
火焰·····	(244)
光与阴影·····	(254)

附 录

老 岛·裸体的诗魂·····	(261)
唐晓渡·花季的秘密·····	(266)
朱先树·发现与超越自己·····	(271)

文 羽 文 昊·施展魔术的红布·····	(275)
邹静之·读《无言三章》笔记·····	(278)
马步升·无言而无不言的第三只眼·····	(282)
陈湓洪·致韩作荣(有关诗的通信)·····	(289)
 后记·····	 (291)

充盈与虚妄

(自序)

我常常盯着纸张发愣，觉得把汉字填入一个个小方格之中，是语言的灾难。于是，在写诗的时候，总是把稿纸翻过来，让文字挣脱羁绊，使语言随意流动，呈现自然的节奏和音响。

诗，不是任何实物。尽管是些纸上的墨痕，继而很“物质”地装订成册，诗是游移文字其间的精灵，你无法捕捉。如果说，感觉、感知和感受状态，被追寻到神经系统和身体条件上来，使审美探究最终被想到了尽头，处于再造的幻境之中，诗，却不仅仅是活跃的身体状态，也不只是空洞的灵魂状态，诗是生命本真的脉动，是灵魂的生气，其感性与知性的复合，像血与生命一样不可分割。诗蕴含在文字之中，便是一次渴求和尺度寻觅的终结，是其间的“意义关联域”。

如果说，物被采撷到语言里，经过重新组合而失去俗常状态，在词与词、诗行与诗行的间隙中，诗，便潜在于新的生成性语言里。从此处着眼，诗实在是“有中生无”、“无中生有”的存在。

从“有”中寻觅“无”，让“无”中幻化出“有”，面对不可言说而言说，似乎近于玄虚。我无意证明诗是所谓“神的语言”，因为神也是人造的，“神性”本质上也是一种艺术精神。我倾向于

诗人是“发现”和“命名”者，去发现被俗常的目光埋葬的诗意，为虽发现其妙奥却无法言说的事物命名，揭示“万物之终极所存在的简朴”中真理的蕴含。这，是从非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艺术本身的一种方式。

诗的意象构成是对诗之主题和诗人对这些主题可能持的态度的总结，它体现了诗的主要倾向；但在以血化成的墨迹和花拳绣腿式的文字中，你会领略崇高与卑微，庄重与佻薄的分野。这恰恰说明了人格的力量，没有奴颜和媚骨，手臂就不会变成另外两条腿。与卑琐、丑恶的一己欲望背离，将顺境和小于承受力的苦难都视为财富，坦然承受下来。这是生活的赐予、生存不可背逆的姿态，生活本身如此，便不应懊恼，而视为丰富和深刻。诚然，我做不到无欲无望、无怨无怒、无悲无喜，这是心死的非人状态，可入世的我，能否做到豁达与平和，学会忘却，将忧伤也写得透明？也许，我只能在冷漠中寻求热烈，于嚣闹中求得宁静。

诗不是自恋，也不是自虐，它应当是近于残酷的真实。在这世界之上，没有什么比虚伪更让人厌恶的了。将灵魂活生生地袒露在白纸之上，没有遮掩，没有装饰，这是诗存在的前提。有时候，一句朴素真切的话语至诚地呼唤出来，比一千个比喻加在一起更为动人。

自然，如果诗行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记叙，或仅仅是一种欲望的宣泄，那还不能称之为艺术，说诗是“私下里人的一次交谈”，也应当是智者充溢着独特感受的交谈。“诗唤起的，不应当是短暂的欲望，而应当是永久的欲望。”瞬间的刺激，并不足取，真正好的诗是耐读的诗，每读一遍都会陷入一种情境，领略那种被穿透的感觉。

于诗,我越来越感到“体验”这个词的分量。它是直觉,也是经验,是审美,也是洞悟。一些诗,如果读来没有鲜活的感觉,缺乏充溢着生命力的搏动的节奏,没有那种独特的体验的加入,不能让语言最大限度地契合生活的本质状态,它是花,也是没有芳香的假花,是鸟,也是一只死鸟,纵有漂亮的羽毛,也不会有拨动心弦的力量。

诗的诞生,首先是感觉的捕捉和情绪的激发。“只有那些能够并且善于用诗来激发这种情绪的人才是诗人。”(法·勒韦尔迪)但是幻像的虚妄如果使理智脱臼,一种绝对的不确定性,主观激情和感受无法度的烂溢,最终导致彻底的虚无,便是一种“走火入魔”了。诗人不能允许虚妄的过度存在,虽然这种虚妄的存在是具有较高才能的表现。

激情,发现,节奏,音韵,感觉,洞悟,体验,幻像……所有诗的这些特质,最终都要融汇于文字之中。如果说一首诗的第一行引伸了下一行,而最后一行诗也包含着第一行诗,这种上下文的有机关联,有如完美的裸体,诗正存在于其整体的肌质之中。在诗里,增加一个词语,则成为病瘤,减少一个词语,如断其一指。也许,艺术就是词语的相互关系和适度的分寸感,诗则处于诗之统一体的语言环境之中。称少女细润修长的手秀美,假如她惨遭车祸,面对被肢解的僵硬的手,无论如何唤不起人的美感。对诗的这种总体把握,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庙宇廊柱比起未雕凿的岩石块来,在耸立和承担中更能独特地显示出岩石的存在。”在此种意义上,“与其说石头构成了神庙,不如说神庙使石头成了石头”,“与其说语词构成了诗歌,不如说诗歌使语词成了语词”。

面对诗歌,我怀着虔诚和深深的敬畏。正是这种虔诚和敬

畏,让我不满、挑剔和苛刻。我极希望自己能不断从诗中走出来,再从另一个意义上进入诗歌,因为创造的路途并没有尽头,诗是“永无止境的冒险”。可支配探索的,不能只是“美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艺术本身的态度”。诗人不是纯粹的“审美的人”,而是植根于生存现实的人。

近几年来,随着创造力自信的增强,谈诗的勇气却越来越小了。因为诗实在是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正如从竹篮的缝隙漏下去的水,费力捞取的只是留存瞬间的湿痕。也许,这正是我时断时续地写些分行排列的文字,却极少发议论的原委。在这种状态下,有人问我什么是诗,我只愿意保持沉默,或摇摇头,可我却写了这篇文章,虽奈于编辑体例如此只好勉力为之,但无疑是用文字打了自己一记耳光。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92年2月22日

写于北京

HAN ZUO RONG

ZI XUAN SHI

第一辑



瞬间的
一种随骨中无么心
和生命一样久长。音乐的
语言破裂，意义从缝
一株玫瑰苍白
哦。当物厦在
甚至守着
可我沿
我

听音乐演奏会

寂静。继而是气流的震颤，
清宛的乐声，
虚幻，似可触摸，
充实，却如空濛的雾气。

声音，是有颜色的么？
谱架上，音符该爆出绿芽；
或许是一群雏鸟，
沿着圆孔、丝弦、键盘和手指，
跃入空中翩飞。

剧场的人，都变成一株株树了，
脚下，是叮咚的溪水，
一声声啾啾，鸟儿
隐在哪片绿荫？

乐声中，消失了我。
在那绿丛的幽径，
有我的幻梦、爱和童年……

1980.5

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

当面孔被水纹割断、折叠，
打开来，像一幅小学生的画
熟悉得令人陌生，

迷濛的静卧里，我走出躯体，
回归的声音像来访的客人，
血肉消失了，
骨架如鸟笼，从皮肤的笼罩里
渗出汗珠苦涩的啼鸣。

他不是我，对着镜子
像写一个越写越不像的汉字，
没有撇的倾斜，横的狂放
只有髭须如乱草滋生。

于是，我用利剪剪着我
用刀割着我，
用蚕的丝茧缠着我，
痛楚中，我却不认识了我。

哦，我是我，我不是我，

我的左手握着右手
彬彬有礼地问——我是谁？

1986. 1